

## 远离污染 南京新城市运动 员工说



南化所在的南京大厂地区,是污染整治的重点区域

快报记者 辛一 摄

“嘭!嘭!嘭!”几声巨响之后,又是一阵噼里啪啦,围墙那头的小区里,腾起一股股鞭炮燃放后弥漫未散的烟雾。

“又有人搬过来了。”围墙这头,堆满一块块巨大钢板的工地上,南钢江北仓库负责人汪彭生叹口气,周边新建的小区楼盘已经将老仓库团团围住,吊运钢板的噪声、灰尘严重影响到了居民生活。因此,这一回,南钢的这个仓库也被列入了全市污染企业整治名单当中。

越来越多的居民搬过来。老仓库以及仓库里的七八十名员工,也进入了搬走的倒计时状态。对这些面临搬迁或整改的污染企业来说,员工同样是受益者——搬迁或整改好了,不仅自身可以免受污染侵害,而且也不用再受周边居民的指责了。

□快报记者 张瑜 孙兰兰



南钢仓库的工人说,十几年前,这里都是荒地,根本不存在噪音扰民的问题  
快报记者 辛一 摄

# 治好了,我们也不受罪了

## 污染企业搬迁或整改,企业员工同样是受益者

### 我们来的时候,这里是荒山

浦口区的盘金华府小区,在楼盘的销售网页和二手房转让信息中这样描述:未来地铁楼盘、位于大厂第一氧吧、环境优美配套设施齐全……

现在,这里的房价已经卖到7700元/平方米。

这个小区是2008年才开始动工的。紧挨着南钢江北仓库围墙附近的一圈房子,才盖好没多久。可以看得出来,很多房子还空着,入住率不高。毕竟,有越来越多的居民陆续搬进来了。

一幢幢整齐的居民楼,地处高地,将堆满钢材的仓库圈在中间一块凹下去的地方,显得格格不入。

“我们来的时候,哪有那么多房子啊。那时候,这附近都是农田、荒山、水塘,根本不存在扰民的问题。”47岁的王金元,从十多年前建库的时候,就在这里工作了。面对即将到来的搬迁,他觉得有点委屈。33岁的袁巍,是仓库的副主任。他心里也有着说不出的滋味。记者来的时候,他刚刚开完一个现场会,从工地那头跑过来。

“忙啊,除了原来仓库本身的事情,还在准备搬迁。”之前,他就是在和施工单位商量安排具体的搬迁时间表。他指着工地中间高大的行车,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吊

是仓库办事员,他还记得门口奠基的石碑,就是他找人做的。附近除了露天围墙圈起来的仓库,几乎没有其他建筑。当时,仓库里存储的钢材不光是一块块巨型钢板,还有很多小型的圆钢等材料,惹得不少小偷眼红,频频“光顾”。“我记得有一次,几个小偷把围墙挖了个洞,溜进来偷东西,幸好被厂里的护卫队发现了,所以,为了防盗仓库还特地养了好几条狗。”袁巍说,那时候,仓库里真正干活的也就七八个人,可当时的护卫队倒是有十二个人,主要也是这里太偏了,不安全。

### 要是我住旁边,也受不了

这两年,周围突然就呼啦啦地盖起房子。仓库周围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。有了居民,投诉自然也随之而来。

“我们就是个仓库,不像其他化工厂,会造成大气污染、水污染。但是搬运那么多的钢板,不可能不吵啊。”王金元说,吊机工作时电机运转发出的声音,一块块钢板落下来发出的“咣咣”声,前来送货的大货车来来往往……确实很多。

“要是我家住在旁边,我也受不了。”他老实回答,在他看来,居民来投诉他们,很正常。“坏”的是房地产开发商,是他们把房子盖在了仓库旁边。

投诉是从今年春节以后,开始随着入住居民增加而变多的。

今年3月起,仓库开始夜间停工。每天晚上10点至第二天早上6点,给居民安静休息的时间。不过,很快,仓库的工作人员都吃不消了。原先是24小时三班倒,现在压缩到16个小时。工人们加班加点,有的订单任务还是没法按期完成,客户意见很大。

而对于王金元和他的工友孙有钢来说,也很不方便。他们俩的家住在六合,原来三班倒,时间比较好调剂,现在晚上十点钟下班,回家的公交车早没了,回不去,干脆就睡在仓库办公室的沙发上,等着天亮。冬天冷得要命,夏天蚊虫成群。有的工友只好在附近租房住,每个月又要多花一笔钱。

### 搬到新仓库,上班就远了

“我知道我们是吵了些,但是我们也要正常工作,也要吃饭啊。”王金元说得很直白,他当然还是希望能够恢复正常。

噪声污染的矛盾没法解决,南钢决定把仓库整体搬迁,新址在江

边,比现在更远了。

汪彭生现在回家,骑自行车最多15分钟;他去新仓库看过,骑自行车过去大概需要1个小时。王金元和孙有钢更头疼:他俩现在坐公交车上班都得要40多分钟,搬了以后,至少要坐半小时的车,每天来回在路上的时间就得折腾两三个小时。

“而且,新仓库是在一个很大的厂区里面,公交车只能到门口,进去以后,少说还要走40分钟才能到。”王金元说,现在这里,公交车站就在仓库旁边,几分钟就到了。“人家骑自行车的还好,我们家那么远怎么办呢?”

袁巍更担忧的是,老仓库配套设施算是比较齐全的,而江边的新仓库什么也没有。“这里每一件设施,都是我眼看着建成的,你说能没有感情么?”但他们也很明白:搬迁,是大势所趋。“再舍不得也是要搬的。搬吧,搬了以后,就没矛盾了。”下个月起,仓库搬迁工作就将正式启动,年底前全部搬完。至于上班路远这些个人问题,以后慢慢适应,或者再想办法解决吧。

南化此次也在整治名单之列。环保部门对它提出的要求是“整改”,要上一系列的治污设施。这个被誉为“中国化学工业摇篮”的大企业,如今却因为污染频频被点名,上“黑榜”。这对它的员工来说,心里也充满了种种复杂的情绪变化,从自豪到失落。

### 曾经争着去重污染车间

朱良文是1970年进厂的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能分到南化,住进大厂一带的宿舍区,是件值得骄傲的事。工资高、福利好。

“我那时候一个月能拿到四十块三毛七呢。”朱良文记得很清楚,这个工资比南京城区的企业要高,“他们最多也就拿三十七八块吧。”

不仅如此,还有一笔保健费。朱良文在硫铁矿制酸的车间当一线操作工,这个岗位每天有两毛八的保健费;有的车间,保健费是一毛八;还有的岗位,没这笔钱。说白了,保健费的多少,其实是根据工作接触到的危险程度以及污染程度而定的。

但那时候,没人有这个观念,也不在意这些,反而很自豪。“厂里的领导干部,也没我拿得多,他们没有保健费。”开始,是发的保健票,可以去食堂“加餐”,还能到厂里的百货店换副食品。后来直接发钱,每个月算下来,也是一

笔不错的收入。为了多拿点钱,很多人争着要去重污染的车间。

对于粉尘和刺激性的气味。工人们早就习惯了。每个月都会发手套、胶鞋等劳保用品,还有两只口罩,不过,在工人们看来,这属于“福利”,纷纷拿回去给家里人用,上班很少有人穿戴。

“那时候的老工艺落后,地上都是红色的粉尘,排出来的水也是红色的,空气中有一股酸酸的味道。”但这些,丝毫不影响南化人的优越感和自豪感:在那个年代,一根根冒出浓烟的烟囱是欣欣向荣的标志。大家甚至觉得,一过大桥,就能看到五颜六色的烟,“红的、白的、黄的……好看得很。”

### “治好了,不用再受罪”

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,周边居民关于污染的投诉越来越多。

现在已经退休的华保合,当时担任环保科科长。他记得有一次,硫酸车间因为故障,出现二氧化硫泄露,气体飘散出去,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作呕的臭鸡蛋味道。年纪大尤其是患哮喘等疾病的老年人根本受不了,有人门前自留地里种的菜,都被熏黄了。华保合说,二三十名居民找到他的办公室,有附近村民,也有南化的职工家属。

“这些年,其实很多老的设备老的工艺都已经淘汰了。”华保合说,今年4月份厂里组织老干部回来参观,看到的和以前已经完全不一样,有的老同事心里还挺怀念的,嘟囔着“拆光了,拆光了”。他劝道,“污染这么大,不拆怎么办?”

虽然与以前相比好多了,但污染依然存在,而且还相当严重。根据环保部门监控的数据,几项重要污染物排放指标,南化在南京全市都“名列前茅”。今年6月,又出了一起酸气泄露的严重污染事件。

“那次是操作不当引起的,设备运转正常的话,平时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。”朱良文这些老员工们好几次对记者说。

听说这一批有不少化工企业关停,或是搬迁了。他们心里更不是滋味。“大厂就是重化工聚集区,我们是不太可能搬的,几万人呢。不过估计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搬过来。前几年小南化不就不合过来了嘛。”

他们希望新的环保装置能尽快上马。“我们上班的住在这里;退休的,大部分人也还是住在这里。有污染,受到伤害最大的,还是我们自己。治好了,我们也不用再受罪啊。”